

第十九屆五虎崗文學獎 小說組首獎

瀛苑副刊

「回學校去吧！」我說。

「…我要火藥和子彈！」他說。

最後遇著小弟那一年，他是這麼跟我說。小弟和我差了七歲。我上國小時，他在吃奶；我讀國中時，他在流鼻涕；我上了大學後，他……沒等我，悄悄已經出了社會。

這樣說吧。最後見面的那日，我們同坐在一棵榕樹下。家鄉的樹，叫作「孟加拉榕」。那是棵老樹，沒人曉得它究竟活多久。打從我爺爺小時它就很老，到我爺爺走了，它仍硬挺挺立著。

那樹緊貼一面頹圯的牆，樹根從那長滿黑棗色青苔的紅磚牆底長起，一路旖旎伸展。紅磚圍成一座拱型圓井，不過那井老早荒廢，乾涸遺跡下，見不到清澈井水，井內只存幾凝尚未蒸散的露水附著於草地之上。嫩草撐起水珠，看來十分勉強，好像隨時準備從莖桿上滾下。

我小弟以前常坐在樹下，屁股貼著老井。他常低頭不語，不知在想什麼，或許他在看那朝露吧。偶爾他抬起頭，仰望頭上大樹。這時的他，神情很仔細、很專心，像個畫家，努力捕捉樹的每個神韻，嘗試在腦中畫下那樹。他每天總看個幾回，順便在腦中畫下幾筆。我看著他，當然也看見樹，於是那樹的樣子，在我腦中自然成形。

樹的樣子長得奇怪，品種應該和北方不同。它枝幹細長，硬瘦，末枝裹著樹身，盤得緊緊，好似幾個遭槍斃的犯人，綁在那兒，或又勒著，經風吹雨打後，所化成的白骨。日子一久，便揪在那兒，動彈不得。

懸掛於樹頭上的藤蔓、氣鬚，有如瀑布水簾垂在半空之中，這風吹，那面倒，輕的抓不住，摸不著，手一觸，便透了過去，攪了半天，隨即又恢復原狀。一幕幕直立的款擺，在艷陽高照的日子，是個遮陽的好地方。村裡頭的人會圍在那兒做些活動。記憶中，老先生總在樹下擺上幾張長凳，一邊抽菸抬槓，一邊打牌下棋；鄰居小朋友則於樹前空地打打羽毛球、踢踢毽子，日子似乎過得很悠哉。

不過，等天氣一轉，烏雲給天蓋上，這沒半會兒工夫，人就這麼個一溜煙不見。此時老樹，便叫人有些恐怖，遠遠眺去，景象有如女鬼長髮飄舞立於白骨之上，孤煙裊寒，四處靜寂。遊蕩之間，竟有如索命亡魂，嚇得村裡小孩，不肯在那多逗留些。

那日，天氣火辣得很，我和小弟就坐在樹下乘涼。他抽著菸，問我要不要，我說不了，沒這習慣。「讀書人，就不一樣！」他手夾著菸，咧著嘴笑，眼斜斜地往我這瞟了一眼。

當他說這話時，我心底確實覺得不高興。不曉得是因內心存有的自尊遭人損傷，又或是我保護小弟的夢想卓然早已破滅。總之，我不甘心。我不想他和我不一樣，我曾看他長大。媽餵他奶時，我還拍過他那顆只長著細毛的小腦袋瓜子。我望著那寶寶，對他笑，還逗著他小指甲玩，那些現在被他用菸燻得泛黃的小指甲們；他學走路時，我就跟在他旁邊，他那小步伐，叮叮咚咚，好似鈴鐺，又如侏儒，蹦跳疾走，又，漸行漸遠，隨後單足立在波端，雅韻輕舞。

「哥，葛…格！」他第一次這麼喊我時，我覺得很興奮。我撫著他的頭，那小不隆

咚的侏儒頭已長出頭髮了，摸起來刺刺的，像粒榴槿。我開心地背著他去書局，那個現在已改成網咖的書局。我從小愛看書，什麼書都看，甚至連研究植物的書本，也不放過。就在那一天，我們在書本上發現那棵窩在牆邊的樹。他有個奇怪名字，「叫孟加拉榕！原來叫孟加拉榕！」我指著書本上的圖片，小聲跟小弟說了這個秘密。他在我背上，咬著奶嘴一直也沒有將這個秘密給說出去。

或許，小弟現在不一樣了。他也有他的小弟。我只有一個小弟，他則有好幾個。小弟的小弟們見了我這個他們大哥的大哥，總是有禮貌地問我抽不抽菸，這是跟他們大哥學的。而我小弟，則不想跟我學，老早我就知道他不跟我學。他不乖，他沒有他那群小弟乖。等我大一點，上了大學，我就很少回家。放了假，一回到家，就找不到小弟，他的步伐就是這麼快，叮叮咚咚地又不知道跑到哪裡。我問媽，小弟到哪？她說不知道。其實我是白問，我很明白地知道他是不會待在家裡。他走得總是比我快，我還沒到地方，他早就到了，等我到了，他又走了。「人要出去走走，別老跟那樹一樣，待了一個地方，就不走了！」當他做了村子裡的大哥時，他就是這麼跟他的小弟說的。

「哥，以後你要做些甚麼？」小弟站了起來，問我。樹蔭沒有完全遮住他，影子東一塊，西一塊，稀疏打在他臉上。他那張蒼白的臉，被照得刺眼，眯成一條線幾乎像快閉著了，他吐出一團白煙。那白煙筆直飄在空中，被風一吹，隨即散去。「當老師吧，…當老師不錯！有保障，況…且，教教…小朋友也不錯。哥現在已經是代課老師了！」我盡可能很沉著地應對著，而事實上，當我這麼一說，其實我心虛了。

我老實發現聲音在空中抖動得厲害，我驚訝我的懦弱與心虛。向來有自信的我，在中學曾參加過好幾屆演講比賽，甚至在大學，還贏得團體辯論的冠軍，而我那三寸不爛之舌總是讓人佩服。但事實上，就在那場比賽結束後，我接到家人電話，說我小弟出事了。天啊！出事？我趕到醫院，走進大廳時，有人呢喃，有人慟哭…咆哮大叫，我跟著也慌了，人很多，很亂，到處災難獐獐白色，紅色，死亡之所。喧囂漸逼近，如廢棄修道院鐘響，一會兒止息，一會兒高昂，尖叫聲直抵天花板上，我嚇得動也不動，我害怕聽見，我害怕聽見小弟在挨刀子時忍不住叫出的淒厲狂吼。（未完待續）

